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三

六五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振鷺上之慎反下音

路一名春鉏水鳥也一音盧夏戶雅反杞音起

疏

振鷺八句。正義曰振鷺詩者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謂

周公成王之時已致太平諸侯助祭二王之後亦在其中能盡禮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箋二王至杞宋。正義曰樂記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故知之也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初封卽爲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樂記武王封先代之後已言投殷之後於宋者以微子終爲殷後作記者

從後錄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宋爲殷後也樂記注云
投者舉徙之辭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徙之別封宋
國也若然僖六年左傳曰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
銜璧大夫衰經士輿襪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
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襪禮而命之
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亦云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
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
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言復位以還爲微子但微國本在
紂之畿內旣以武庚君於畿內則微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
微子自囚以見武王武王使復其位正謂解釋其囚使復臣
位不是復封微國也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卽封微子於宋
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旣殺武庚命爲殷
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更方五
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文乖其說
非也如樂記之文武王始封夏後於杞而漢書酈食其說漢
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主言
夏殷之滅其後得封耳以伐夏者湯克殷者武故繫而言之
其意不言湯卽封杞武卽封宋也王者所以必立二王之後
者以二代之先受命之祖皆聖哲之君故能克成王業功濟
天下後世子孫無道喪其國家遂令宗廟絕享非仁者之意

也故王者既行天罰封其支子爵爲上公使得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立祖王之廟郊所感之帝而所以爲尊賢德崇三統明王位非一家之有也故郊特牲曰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曰天子存二王之後與已三所以通天三統立三正鄭駁異義云言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衍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是言王者立二王後之義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

止亦有斯容

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

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處昌慮振鷺于飛○正義曰言有振振然絜白之鷺鳥往飛反疏也其往飛則集止於西雝之澤色絜白之水鳥而集於澤誠得其處也以興有威儀之杞宋往行也其往而行則來助祭於有周之廟美威儀之人臣而助祭王廟亦得其宜也此鷺鳥之色有絜白之容我客杞宋之君其來至止也亦有此絜白之容非但其來助祭有此姿美耳又在於彼國國人皆悅慕之無怨惡之者今來朝周周人皆愛敬之無厭依之者猶復庶幾於善風夜行之以此而能長終美譽言其善

於終始爲可愛之極也。傳振振至之後。正義曰此鳥名鷺而已振與鷺連卽言于飛魯頌之言振振鷺故知振振羣飛貌也言鷺白鳥者以言亦有斯容則義取絜白故云白鳥也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爲澤故知離澤也謂澤名爲離故箋云西離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嚮彼耳無取於西之義也序言二王之後故知客二王之後客者敵主之言諸侯之於天子雖皆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爲客皐陶謨曰虞賓在位此及有瞽皆云我客有客之篇以微子爲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賓客也。箋白鳥至鷺然。正義曰以此詩美其助祭明以在澤喻在廟取其得所爲義也以鷺鳥之白與客之威儀前云絜白之德卽鷺鳥之容也以言飛往西離喻其嚮京而朝而其容之美未見故又云亦有斯容明上句與喻之中亦有絜白之義故云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也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謂絜白是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讟庶

幾夙夜以永終譽

箋云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

之者永長也譽聲美也。讟音亦厭也厭於艷反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報者謂嘗也。豐芳弓反。

疏

豐年七句。正義曰：豐年詩者

秋冬報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嘗烝報祭宗廟，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言年豐而多穫，黍稷爲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烝畀祖妣，則是祭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於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時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爲烝嘗而序稱爲祀，以義不取於報，故也。其天地社稷之神，雖則常祭，謂之祈報，故噫嘻載芣苢，耜之等與宗廟異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

萬億及秭。

豐大稌稻也。廩所以藏齋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箋云：豐年大有年也。

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稌音杜，徐勑古反。廩，徐力錦反。又力荏反。倉也。秭，各履反。一本作數。韓詩曰：陳穀曰秭也。齋，盛上音資，下音成。穗音遂。數萬色主反。下數億同。

爲醴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皆徧也箋云烝進界予也。醴

履反稔胡甲反本或

作洽徧音遍予音與

疏

豐年多黍。正義曰言今為鬼神

多有稻矣既黍稻之多復有高大之廩於中盛五穀矣其廩

積之數有萬與億及種也為神所祐致豐積如此故以之為

酒以之為醴而進與先祖先妣以會其百畝之禮謂牲玉幣

帛之屬合用以祭故神又下予之福甚周徧矣。傳豐大至

曰秭。正義曰豐大釋詁文秭稻釋草文郭璞曰今沛國呼

稻為秭是也言廩所以藏盛盛之穗者器實曰盛在器曰盛

盛盛謂飯食也以米粟為之遠本其初出於禾穗故謂廩之

所藏為盛盛之穗也禹貢百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銍

即穗也禾稼當積而貯之不在倉廩其穗當在廩藏之故言

藏盛盛之穗則自穗以往秭及粟米皆在倉廩矣以穗鄰於

禾稼嫌不在廩故特舉其穗以下皆可知也又以經言高廩

則廩之高大於藏穗為宜故言穗也此言藏穗則廩唯藏粟

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者對則藏米曰廩藏粟曰倉

其散即通也彼廩人職掌萬民之食四釜三釜皆是米事故

云藏米耳彼注又云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是廩為倉

之惣可以兼米粟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注云魯謂

之米廩虞帝令藏盛之委焉記言米鄭言委則以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且此言爲酒爲醴以米爲之明亦藏米可知
祭祀酒食當用籍田之粟此言廩之所容乃至萬億及秬則是稅民之物而云以爲酒醴者祭祀之禮亦用稅物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界我尸賓是用稅物之文也由其亦用稅物故舉廩之多容以爲豐年之狀也言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秬於今數爲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秬毛以億云及秬萬下不云及億嫌爲萬箇億故辨之也知然者以億言及秬則萬與億亦宜相累但文不可再言及耳○箋豐年大有年○正義曰年之豐熟必大有物豐訓爲大故云豐年大有之年也春秋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公羊以爲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爲例耳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傳皆徧○正義曰借訓俱也亦徧之義○箋烝進畀予○正義曰皆釋詁文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

而奏之。○瞽音古無目。朕曰瞽。瞽音直。謹反。本疏有瞽十

或作鼓。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太祖治直更反。疏三句。○

正義曰。有瞽詩者。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攝

政六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功。成而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

奏之。告神以知善否。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皆言合諸

樂器奏之事也。言合於太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

餘廟。以樂初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定本集注直云。合於

祖無太字。此太祖謂文王也。○箋王者至奏之。○正義曰。王

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記文也。引之者。證此時成功。故作

樂也。彼注云。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然

則武王雖已克殷。未為功成。故至於太平始功。成作樂也大

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即經所云。鼗磬祝圉

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

說周之樂器言。既備乃奏。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

樂故知非合諸異代樂也。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

牙樹羽應田縣鼓鞀設毘圉。瞽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

業如錫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虞衡者為柎崇牙上飾卷然可

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鞀鞀

鼓也。祝木桮也。圉，楬也。箋云：瞽矇也。以爲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八人，中瞽百一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又設縣鼓、田鼓，當作幪、幪。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虞音巨，應應對之。應注同。田，毛如字。鄭作幪，音脣。縣音玄，注皆同。鞞字亦作鞞，音桃。祝，尺叔反。圉，魚呂反。枸，荀允反。錡音據，植時力反。又直吏反。衡，華盲反。卷音權。又起，圓反。鞞步兮反。桮苦江反。楬苦暗反。矇音蒙，有目眈而無見也。瞭音了。視瞭有目人也。相，息亮反。**疏**人有瞽有瞽。○毛以爲始作大武之樂，合於太廟之時，有此瞽爲之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虞。其上刻爲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爲之飾。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虞業爲懸鼓也。又有鞞有祝，有圉，皆視瞭設之於庭矣。旣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嗶嗶然和集其聲，此等諸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感之長令多其成功，謂感於和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爲美之極，故述而歌之。○鄭唯應田俱爲小鼓，爲異餘同。文須如此者，以樂皆瞽人爲之。故先言有瞽有瞽於瞽下，言於周之庭，則樂皆在庭矣。周人

初改爲懸故於諸樂先言懸事於虛業言設則祝圉以上皆
蒙設文其簫管則執以吹之非所當設於乃奏之下別言備
舉助祭之人蓋應多矣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
之也。傳瞽樂至圉楬。正義曰周禮瞽矇爲大師之屬職
播鼗祝圉簫管弦歌是瞽爲樂官也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
業爲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柷爲懸也懸之橫者爲
柷其上加以業所以飾此柷而爲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
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
爲兩解業卽柷上之柷與柷相配爲一故通解柷虞之體植
者爲虞橫者爲柷也知者以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
位檀弓皆言柷虞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虞業而無柷文皆
與虞相配柷業互見明一事也名生於體而謂之爲業則是
其形捷業宜橫以置懸故知橫者爲柷既言業所以飾柷則
與之爲一據柷定其橫植而業統名焉故不言橫曰業也柷
業既橫則虞者自然植矣釋器云木謂之虞郭璞云懸鍾磬
之木植者名虞虞既用木則柷亦木爲之也又知崇牙上飾
卷然可以爲懸者靈臺云虛業維樅樅卽崇牙上飾卷然可
以爲懸者也繫於業而言維明在業上爲之故與此二文以
互言業不言柷也虞者立於兩端柷則橫入於虞其柷之上
加於大板則著於柷其上刻爲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故謂之

業牙卽業之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簋虞殷之崇
牙注云橫曰簋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
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掛懸紘是牙卽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
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爲懸也言掛懸紘者統謂懸之繩
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栒虞之上角漢祀器制度云爲龍頭
及頷口銜璧壁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
璧簠注云周人畫繒爲簠載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簠於簠
之角上飾鞀多是也知應小鞀者釋樂云大鼓謂之簠小者謂
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射禮應鞀在建鼓東則爲應和建鼓
應鞀共文是爲一器故知應小鞀也應旣是小田宜爲大故
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
是周法鼓始在懸故云懸鼓周鼓解此詩特言懸意也若然
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也而大
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畧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
鞀者春官小師注云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
是也柷木柷圍楬者以樂記有柷楬之交與此柷圍爲一故
辨之言木柷者明用木爲之言柷用木則圍亦用木以木可
知而畧之大師注木柷敵也是二器皆用木也臯陶謨云合
止柷敵注云柷狀如漆笛中有推合之者投推於其中而撞
之敵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

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蕤郭璞云祝如漆篴方二尺四寸
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柄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
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敵刻以木長尺櫟之蕤者其名
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其柷籥圍敵古今字
耳。箋瞽矇至作田。正義曰瞽矇相對則目有小異周禮
謂其官爲瞽矇故連言之解以瞽矇爲樂官之意以目無所
見思絕外物於音聲審故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不
瞽百六十人春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命其賢智者以爲太師
小師是以才智爲差等不以目狀爲異也又解此無目而可
用者有視矇者相之又使此視矇設懸鼓因明設業以下皆
視矇設之非瞽自設也春官序於瞽矇之下云視矇三百人
則一瞽一視矇也注云矇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大師之懸凡
樂事相瞽注云大師當懸則爲之相謂扶工是主相瞽又設
懸也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懸鼓之上
應者應大鼓則川亦應之類大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
棟注云爲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棟引導鼓故知田當爲棟是
應牌之屬也又解誤爲田意棟字以東爲聲聲旣轉
去東唯有中在中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旣備

乃奏簫管備舉皇皇厥聲肅雝和鳴先

祖是聽

簫云既備者懸也轅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

之。皇華盲反又音橫又音皇編薄殄反又必縣反史記音

甫連反字林聲類韻集並布干反錫夕清反蜜也又音唐方

言云張皇也卽乾餹也音唐遂

字又作笛同徒歷反併步頂反

疏

日釋樂云大簫謂之言

小者謂之簫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

言簫簫小也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

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簫易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通云

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

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爲之耳如今賣簫者所吹其時賣簫之

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亦爲

自表異也方言云簫謂之張皇或云滑餹凡餹謂之餹關東

之通語也然則餹者鍾之類也管如笛併而吹之謂並吹兩

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

是也釋樂云大管謂之簫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簫簫高也郭

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

有底賈氏以爲如簾六孔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我客

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深感於和樂遂入善道終無愆

過。觀古衍反又如字注同多也樂如字或音洛愆去連反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潛在廉反爾雅作潛郭音潛又音岑韓詩云潛魚池小雅作潛時砧反鮪于軌反

疏

潛六句。正義曰潛詩者

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時季冬薦魚於宗廟至春又獻鮪澤及潛逃魚皆肥美獻之先祖神明降福作者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總言冬春雜陳魚鮪皆是薦獻之事也先言季冬而後言春者冬卽次春故依先後爲文且冬薦魚多故先言之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注引月令季春之事是薦鮪在季春也不言季者以季春鮪魚新來正月未有鮪言春則季可知且文承季冬之下從而畧之也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子孫獻進於先祖其義一也經言以享是冬亦爲獻月令季春言薦鮪是冬力不薦因時異而變文耳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唯獻鮪而已故特言鮪。箋冬魚至宗廟。正義曰冬魚之性定者冬月旣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庖人注云魚鴈水涸而性定則十月已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取其尤美之時薦之也月令季冬乃

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絜美故特薦之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漁於棠春秋譏之是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罟取名魚而嘗之廟言大寒降與此季冬同其言土蟄發則孟春也以春魚始動猶乘冬先肥氣序既移故又取以薦然則季冬孟春皆可以薦魚也韋昭以為薦魚唯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案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言春鮪新來者陸機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而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陸機又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言王鮪謂鮪之大者也序止言薦獻不言所在故言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潛有多魚有鮪有鮪鰭鰭鯉

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參也箋

云猗與歎美之言也鮪大鯉也鮪鰭也鮪白鰭也鮪也鮪也。猗於宜反與音余漆音七沮七余反鮪張連反鰭音條鰭音常鮪音偃鯉音里參素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傍參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櫓櫓參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

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傍參音
 霜甚反又䟽廕反又心廩反字林仁器音山沁反義同銘音
 洛爾雅云銘叔鮪鮪乃謙反沈又奴廉反疏美與此漆沮之二水其中有養魚
 之潛此潛之內乃有多眾之魚有鱣有鮪又有鱣鮪鮪鮪是
 其多也我太平王者以獻之先祖以之祀宗廟神明饗之以
 此得大大之福也鄭唯介為助餘同傳漆沮至潛慘○
 正義曰漆沮自爾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
 於京邑故不言陶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
 實此為潛之處當近京邑釋器云慘謂之潛李巡曰今以木
 投水中養魚曰潛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慘郭璞曰今之作慘
 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
 慘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慘用木
 不用米當從木為正也潛潛古今字箋鱣大至鮪鮪。正
 義曰鮪鮪已釋於衛風言白鮪鮪鮪以時驗以享以祀
 而言之也釋魚有鮪郭璞曰今鮪額白魚也

以介景福

箋云介助景大也

潛一章六句